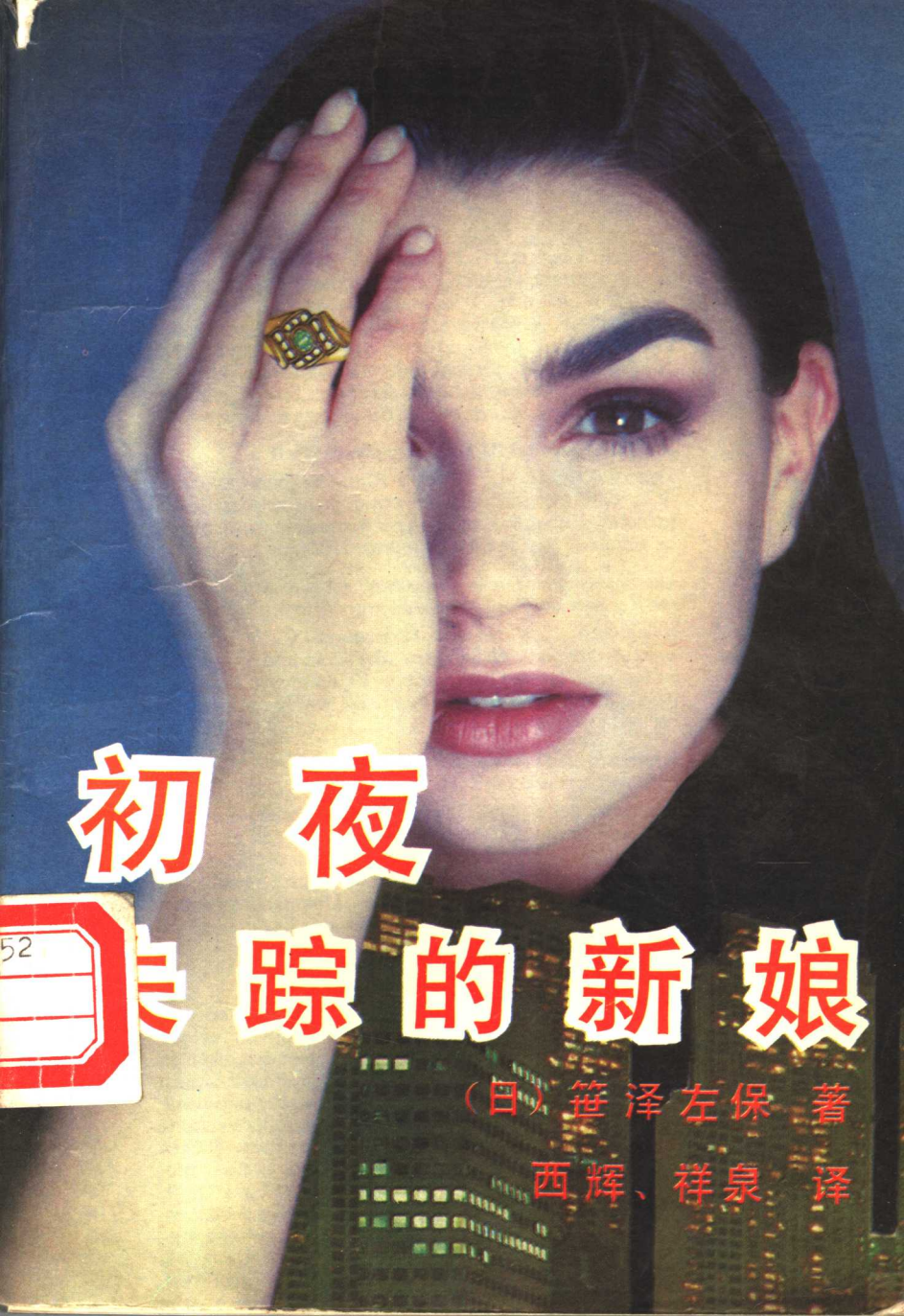




初夜 失踪的新娘

(日) 笹泽左保 著

西辉、祥泉 译



初夜失踪的新娘

〔日〕 笹泽左保 著
西辉 祥泉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王焰华

初夜失踪的新娘

(日)笹泽左保 著 西辉 祥泉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1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946-3/1·324 定价：4.80元

印数：00001—10500册

内 容 简 介

植田公司科长远藤悟郎新婚初夜，新娘惠梨子突然神秘失踪。悟郎苦苦寻找，在深海底发现一具戴着惠梨子结婚戒指的白骨。当他与朋友再次潜入海底，白骨不翼而飞，却发现一具全裸的男尸，死者是公司的董事长植田泰平。

警方立案侦查，发现植田泰平生前酷爱女色，专门玩弄公司里25岁以下的妙龄美女，惠梨子也曾被他玩弄过。他专横跋扈，有不少死敌。正当破案线索逐渐清晰时，“死人”却幽灵般地再现，案子更加扑朔迷离。警察费尽心机，终使案情真相大白。本书通过一个奇案的侦破，揭露了日本社会腐朽黑暗的一面，情节曲折，寓教于娱，使人读之爱不释手。

目 录

第一章 新娘初夜失踪…… (1)

第二章 昔日情人重逢…… (61)

第三章 神狐被杀前后…… (122)

第四章 骨肉同胞内讧…… (187)

第五章 沙丘破镜重圆…… (247)

第 一 章

新娘初夜失踪

1

远州海面，今天异乎寻常地风平浪静。

这一带的海面，素以海浪惊险、气候多变而著称，故被称之为海上“七怪”之一。然而今天却一反常态，往日的惊涛骇浪全然销声匿迹，出现了素日少有的风平浪静。梅雨季节刚过后不久，片片残云似乎尚不愿离去，一动不动地悬浮在空中。

从早上开始便空气沉闷，令人窒息，使人预感到又将迎来一个异常酷热的日子。

远藤悟郎意识到时候不早了。

时针刚过上午10点，当他再次抬起头仰望车站站台上的挂钟时，他的好友兼红娘植田顺一笑着说道：“着急了吧，阿远？”植田顺一还是照旧用过去的爱称

“阿远”来称呼他。

“不……”

“新婚燕尔，可不能让新娘子太寂寞了。”

“我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要他跟你学几招儿吧。”

顺一的话音未落，远藤悟郎的另一位好友田代吉雄抬头望了顺一一眼，讥讽地说道。

听着他们的交谈，身穿礼服同母亲阿雪并肩而立的惠梨子面色红润，那双清澈如秋水的明眸含情脉脉地望着悟郎。悟郎温情地朝她点了点头，她的脸上立刻漾起甜蜜的微笑。

婚礼没有大操大办，这并非为了掩人耳目。

悟郎方面出席婚礼的只有植田顺一和田代吉雄；惠梨子方面出席婚礼的也只有她母亲和她的同事兼好友水野绢子，双方形成了二比二。这次婚礼悟郎甚至连他那住在三日町的父母都没有邀请。他只是在今天早晨举行仪式之前向他们介绍了惠梨子的情况，并征得了双亲的同意。

悟郎讨厌那种虚张声势、惹人耳目的大型婚礼，就连一般的仪式也不喜欢。之所以如此，他有好几个理由。比如说，从仪式到宴席，以至在众人的簇拥相送下踏上蜜月旅途，在这一连串的活动中，新郎充其量不过是那羞羞答答、服饰华美、浓妆艳抹的新娘的陪衬而已，悟郎对这种令男人沮丧的场面十分反感。他若一本正经地演好新郎的角色，旁人就会说他太不知趣；若要是板着面孔不理人，人家又会讲他是负义之徒；倘若装出笑脸敷衍，别人又会认为他得意忘形。总而言之，新郎难做，横竖不是人。

然而，新娘却与新郎完全相反，一连串的婚礼活动，正

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人们对她也极尽赞美之辞。

如果惠梨子希望他能为她忍耐一下，悟郎一定会照办不误的。

然而，惠梨子并不企望这些。

他们先是约定秋季举行结婚仪式。但后来，惠梨子执意要求在6月里结婚，她还提出，婚事尽量从简，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他们两人双双去某个小教堂举行仪式。

“到了秋天，你的工作一定会很忙的。”

那样的话，新婚旅行便会泡汤。跟豪华阔气的结婚典礼比较起来，惠梨子更加喜欢两个人的蜜月旅行。

最后，他们约定除了请几个人作证婚人之外，不通知任何人，并准备在蜜月旅行结束后再一一告知亲友。于是，他们就于今日上午9点仓促举行了结婚仪式。

“我说，小豆岛那家旅馆的空调没啥问题吧？”顺一再次用一种揶揄的口气问道。

“怎么啦？”

“空调不好，会把新郎新娘热坏的。”

“够了，小哥儿。”田代吉雄制止顺一说。“小哥儿”是对植田发动机公司董事长植田泰平的嫡子顺一的爱称。

“他们为什么不能等到秋天举行婚礼呢？”

“当然，等到秋天也是可以的。不过，在6月末结婚，而且在上午9点举行仪式，你不觉得更有意思吗？”

“不过，我倒觉得他们好象感到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似的。”

“不过，小哥儿……”吉雄又抬头望了顺一眼。“听

人说，6月的新娘，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幸福的，这样不挺好吗？”

“有这种传说么？”

“有的。在6月里结婚并非稀奇事。”

“是吗？那就由他们去吧。谁让我是他们的月下老人呢。”顺一窥视了一眼悟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植田顺一和田代吉雄都跟远藤悟郎是同窗好友，他们在浜松市内同一学校里念完初中，一起度过3年时光。初中时一直是悟郎学业最好，是班里第一名。毕业后他进了浜松市内一家颇有名望的高中，后来又直接考入东京的国立大学工学院，大学毕业回到浜松，进入当地实力雄厚的植田发动机公司。

植田顺一是植田发动机公司老板植田泰平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植田泰平的独生儿子。上初中时的成绩并非很好，但他的脑子却不坏。“我是应用型人才。”他自己常常这样自吹。他对学校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一向不感兴趣。然而一但玩耍起来，他的机智、缜密的思维能力便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统率全班同学，令悟郎、吉雄大为惊讶。

顺一进了东京的高中，他曾两次参加同悟郎一样的国立大学考试，但都名落孙山，最后靠父亲植田泰平的关系，走后门进了某私立大学经济系。

再说田代吉雄，他从工业高中毕业后，进入植田发动机公司的篠原工厂， he 现在是摩托艇方面的技师，摩托艇正是植田公司致力开发研制的拳头产品。

顺一进入植田发动机公司后，吉雄仍然同他以“小哥哥

儿”相称，而悟郎，在多数情况下则按顺一的职衔，即植田发动机公司常务董事，称他为“常务”。

他们三个人很少叙谈初中时代的友情，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已是近30岁的人了，虽然年龄相同，但以后的地位、待遇等定会出现差距。特别是三个人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这就更无法回避地位的差别。植田发动机公司老板兼董事长的独子植田顺一，尽管过去的生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很不平坦，但不久的将来植田发动机公司董事长的宝座必定归他，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悟郎是该公司唯一的国立大学工学院毕业生，可只要顺一在公司干下去，不管悟郎如何努力地工作，董事长的位置也是可望而不可及。

吉雄则受到更多的限制。

悟郎自从进入这家公司，7年来一直在该公司所属的娱乐观光事业部工作，3个月以前的4月1日，他被擢升为游艇基地科科长。尽管他毕业于国立大学工学院，但他所学专业是土木工程学，他曾想毕业后去一家实力较强的建筑公司谋职，后来经过好友顺一的热心说服，最后还是决定进入植田发动机公司。该公司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娱乐观光事业建设，他被这一包括海洋开发在内的宏大规划迷住了。

植田发动机公司的所有者植田家族，原是浜松附近的素封之家。现任董事长泰平的上一辈就开始研制经营船舶用发动机，到了泰平手中，开始了摩托艇的生产，现在已上升为全日本数一数二的摩托艇制造厂家。但是，为了使这种摩托艇发展成为象一般汽车那样真正具有娱乐性的产品，必须在全日本各地建立游艇基地网。日本的四周是茫茫的大海，海岸线蜿蜒而复杂，港湾众多，然而，要建造游艇基地，光有

大海和港口还不够。

选定地点的大前提是这些大海和港口必须是旅游观光地带。要让人驾驶汽艇时觉得妙趣横生，那么必须选择风平浪静、景致优美的地方。当然还得考虑交通是否方便，即从城市到游艇基地的距离问题。

现在，植田发动机公司有5个游艇基地，分布于当地的浜名湖、神奈川县叶山、千叶县胜浦、爱知县西浦和滋贺县琵琶湖等5处。植田泰平在今年年初向全体职工所作的新春致词中声称，在今后5年内，要在全日本新建30处游艇基地。

提拔悟郎为基地科科长，是为了实现董事长的这一新年誓言。在这家人事管理独具特色的同族企业里，植田家族之外的人29岁就担任科长可谓前所未有的。悟郎自己也深深感到责任重大。不管怎么说，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今后5年期间，在日本新建起30处汽艇基地。为此，他必须亲自对日本海岸进行直接的实地调查。

惠梨子所说的到了秋天工作就会繁忙起来，指的就是这件事。

“不过，没必要把蜜月旅行与工作搅到一起，你说呢，田代？”听到车站广播喇叭里传来列车马上就要进站的广播之后，顺一问道。

“悠闲点好嘛。”田代也随声附和道。

“他们只是环绕小岛看看。”

“蜜月旅行兼现场调查，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

“小豆岛是建造神户、大阪游艇基地的绝好场所。”悟郎十分肯定地说道。他之所以选择小豆岛作为蜜月旅行地，是因为他作为游艇基地科科长，想先物色好一个将来能建设

游艇基地的好场所。当然，这事惠梨子也十分清楚。

特快列车进入站台。惠梨子被母亲从背后推着来到悟郎的身后。

“好，谢谢大家……”

“我们走了。”

没有鼓掌，没有欢呼，悟郎和惠梨子低声向大家告别。

“惠梨子，从现在起离开悟郎这家伙可不行喽。靠紧一点吧。”一向喜欢开玩笑的顺一，忽然神情严肃起来，望着脸蛋白皙的惠梨子，恳切地说道。惠梨子轻轻地点了点头。

惠梨子的母亲突然用手中的手绢拭起眼角来。

今日，惠梨子身着洁白的上衣，那是悟郎上个月去东京分社时，在青山的时装商店给她买的礼物。红润的双颊与洁白的服饰融为一体，给人一种高雅华贵的美感。

悟郎再次向前来送他们的人施礼致谢。

“阿远，握住新娘的手上车吧。”

随着田代的话语，悟郎条件反射似地握住惠梨子的手。几乎在他握住惠梨子手的一瞬间，他感到在婚礼上由他亲自给惠梨子戴上的那枚纯金戒指传出一丝凉意。

戒指的背面，并列镌刻着E·G两个字母。E是惠梨子名字的开头字母，G则是悟郎名字的开头字母。

他俩刚走进12号软席车厢，列车便徐徐开动起来，还没来得及跟下边送行的人打招呼，列车已加快了速度驶远了。他们松了口气。就在这时，悟郎朝西侧站台尽头楼梯口望了一眼，突然发现一位瘦弱的女子正孤零零地站立在那里望着12号车厢窗口。

“麻子！”他差一点喊出声来。

没错，是她，汤原麻子！

“怎么了？”惠梨子娇嗔地问道。

“没啥。”

“是谁来给我们送行，来晚了点吧？”

那女人的身影一闪即逝。不过，惠梨子还是注意到了那个人影。

“好象在哪儿见过。”

“来晚了可没办法呀。”

“嗯。”

“好了，我们两个人终于能单独在一起了。”

二人交换了一下座位，悟郎坐在了靠通道的座位上。惠梨子静静而紧紧地握住悟郎的手。

悟郎朝她笑了笑，也使劲握了一下她的手。

麻子的出现使悟郎感到有些蹊跷。自己与惠梨子的事谁也没通知，可麻子怎么跑来送行呢？跟麻子分手已一年多了，同她告吹，导致了自己同惠梨子的相识，进而有了今天这桩婚姻。但在此之前，悟郎也的确曾极其认真地考虑过要同麻子结为百年之好。

列车离车站越来越远了。

也许应该在结婚之前，给麻子打个招呼才对。

“还是分手的好。”这句话是麻子首先提出来的。麻子的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悟郎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他死死缠着她，责问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

“别傻了。难道你讨厌我了？”

“那倒不是。难道我就不能再爱别人吗？”

爱别人？原来如此！悟郎全明白了。

倘若麻子真的喜欢上了另外的男人，悟郎也没有权利干涉。他不是那种能使女人很开心的男人，只在这一点上，他很是羡慕顺一的“能耐”。

而眼下，麻子却赶来为他送行。谁告诉她这一消息的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悟郎感到疑惑与惊慌，这并非出于对麻子的眷恋，而是对过去感到负疚的恐惧。他害怕麻子的出现，会给他同惠梨子的婚姻带来什么麻烦，他不想让过去自己同麻子之间的挫折所产生的阴影，来笼罩眼前自己同惠梨子之间刚刚起步的生活，哪怕是一点点。让这些事情的来使惠梨子感到苦恼、悲伤，那无异是背叛惠梨子的爱情。惠梨子很美，而且她是那样发自真心地爱恋着自己，她把一切都给了自己。现在，她已成了自己的娇妻。

“累了吧？”

“不。”

“看你发呆的样子……”

“我不累。刚才在站台尽头有个人影一闪而过，好像是汤原小姐。”

“汤原小姐？”

“就是以前跟你……”

“叫我惠梨子吧。”

“好，就是以前在展览室跟你一起工作过的那个汤原。”

“是她，麻子！”

“我没看清楚。”

“可能麻子是来给我们送行的吧。”

“也许是吧。”

“唉，分别快一年了。她离开公司后一直没消息，也不知道现在是否结婚了，她怎么样了昵？”

“她是在你进入秘书科之前辞职的吧？”

“就在她辞职前后，我进的秘书科。可她没向人说起过为什么要辞职不干。在她办理辞职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她会马上结婚呢。可后来只听人说，她去了东京，在那里租了间公寓住了下来，并没结婚。”

这些悟郎也曾有所耳闻。

麻子爱上了别的男人，在这仅有43万人口的浜松市内，他和她低头不见抬头见，悟郎对此无法忍受，正因为如此，麻子去了东京。

“那么，她回浜松来了？”

“可她的家在舞阪街。”惠梨子说着，眼眶突然湿润了。

舞阪，以及那与之相连的弁天岛……

就在去年年底，圣诞节的那个晚上，在弁天岛的那座小旅馆里，悟郎第一次拥抱了惠梨子。

进入旅馆时，惠梨子十分顺从，但当悟郎笨手笨脚地要她一起上床时，她的态度突然为之一变，放声大哭起来，吵着无论如何要回家。悟郎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因为他担心，如果这样作罢的话，也许以后就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

于是悟郎一边道歉，一边却把她按在床上，并扑了上去。

“求求你，不能这样……”惠梨子双手捂住了脸。

“请原谅。我喜欢你。原谅我吧。”

“别，放开我。”

“我要抱一下你。求求你。”

“住手……”惠梨子低声制止道。

可是，悟郎觉得从一开始，她就没有完全拒绝他。

“请原谅，你已是我的的人了。”

“不，不行……”

“我爱你！我喜欢你！”他拨开惠梨子捂着脸颊的双手，发狂般地吻起来。

“以后不要抛弃了我。”惠梨子说着，一下子扑进了悟郎的怀里。

“当然。我是爱你的。”

“答应我，一定不要抛弃我。”

惠梨子早已不是处女了。她和汤原麻子一样有过多次的性体验，是个完全成熟的女人。悟郎对此十分清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扑到她的身上，二人陷入极度的疯狂。

“别抛弃我……”惠梨子又一次说道。

然而，此时的悟郎却有一种怜悯和爱恋之情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开始，惠梨子哭着拒绝悟郎，是害怕悟郎发现她不是处女这一事实。一定是这样。所以她才一再恳求他别抛弃她，不要嫌弃她。悟郎转而又想。

可是，她已快24岁了，过去有过一两次爱的热烈爆发，也是无可非议的。

“我不也一样吗？”悟郎低声自语，他想起了与麻子的那段如痴如狂的恋情。

“我爱你！”悟郎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爱我，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们结婚吧。”

惠梨子为他的话而热泪盈眶，又热烈地亲吻起他来。

特快列车抵达弁天岛时，时针指向10点25分，离开浜松才5分多钟。

“弁天岛到了。”悟郎低声向惠梨子说道。她轻轻点了点头，依然偎在他的怀里。

那儿是他俩爱的起点。

惠梨子用她那小巧而柔软的双手紧紧握住悟郎那双灼热而骨节突出的大手，她感到汗津津的。

“惠梨子。”

“什么？”听到悟郎第一次这么称呼她，惠梨子双颊泛起红潮，抬眼仰望着悟郎。

“这件上衣你穿着真合身。”

“都是你的眼力好。”

“衣服型号是9号，胸围82，腰围61，肩宽是90公分，青山时装店的年轻女店员是这样说的。身高1米60，肌肤洁白，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双眸，那束目光能看透男人心事，使人无法对她撒谎。长长的睫毛，修长的双腿，那张笑脸更是魅力无穷。从今天开始，她便是远藤悟郎的妻子……”

“简直就像一纸通缉令。”

“这全是事实。”

“你把最后那句再重复一遍。”